

王統照詩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王 統 照 詩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006 字数 124,000 开本 850×1168 幅 $\frac{1}{32}$ 印张 $6 \frac{7}{16}$ 插页 2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3) 0.62 元

王統照先生的詩

(代序)

臧克家

王統照先生，是小說家，同時也是詩人。“五四”時期就開始寫詩，直到1957年年底逝世之前，他還在重病當中滿腔熱情地為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放聲歌唱。不說他的譯詩和他在詩歌運動上所作出的貢獻，作為一個詩人，在不同的時代環境里，四十年如一日地為反抗黑暗歌頌光明而努力的精神，已經是很值得學習的了。

我第一次見到王統照先生是在1923年夏季。泰戈爾在濟南講演，王先生替他翻譯，細細的身條，穿一身紡綢長衫，詩人的風度引起了我这个師範一年級學生的景仰和羨慕。

王先生的詩，過去我讀過一些，例如，“她的生命”、“雪萊墓上”、“吊今戰場”……；有些名句，至今我還可以背誦出來。可是，這次我替他整理詩稿，一再仔細地加以閱讀和研究之後，才覺得，我所得到的比我所想像的要豐富得多。過去，我從他的人印証我所讀過的他的一小部分詩；今天，我用他的代表作品的全部去印証他的人，我仿佛聽到了一個熱情、真誠、多感、追求光

明人生的詩人的正义心声。他的詩，的确像他的人。当我讀着他的这些詩篇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又很高兴。它引起了我們海濱談詩的那种激情与友情的回忆，而今他的人不在了，只留下他的詩叫我一个人玩味推敲；另一方面，他的詩，給了我这样多的东西，这么大的感动，他为我打开了他整个广闊的精神世界。

王先生是我的同乡，他的出生地——山东諸城相州，是几千戶人家的一个大鎮，它是有名的封建堡垒。王先生是贵族地主家庭出身，“五四”时代他就离开家庭到了北京，成为新文艺运动的一員健将。他被作为“五四”精神的那种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所吸引，那时，他还仅仅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大学生，他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对于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軍閥的压迫，感到憤懣。他亲身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示威队伍，他是“文学研究会”的發起人之一。

“为人生而艺术”，是“文学研究会”的主旨，这种精神充分的表现在王先生的作品里。他的詩，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实感，具有着如他自己所說的“对一切有情無情物的深厚同情”。他的詩，是现实主义的，从中可以听到在剧变中的不同时代的声音，由于他本人对人民的革命斗争、民族解放斗争，沒能够積極参加，这声音显得不够强烈，反映得也还不能說是广闊、深刻。他对于长期的軍閥統治和国民党反动政权是痛恨的，对于帝国主义——不論是日本或者是美国——的侵略是义憤填胸的，热爱祖国，期望他新生的心情是迫切甚至焦急的。但对于祖国未来的希望，却是模糊的。在他的整个詩里，可以感觉到，我們的詩人在体味痛苦的人生，不滿当前的现实，为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叫苦、呐喊，为灾难重重的祖国焦心，有时也不免徬徨、悲伤。对于人生的前

景，对于祖国的将来，仅仅投出极为渺茫的希望之光。王先生的整个詩創作，無疑是现实主义的，但拿他的作品和他所处的时代大变动的情况相比的话，他的詩的声音还是微弱了一些。这一点，他自己早已認識到了。在1932年“这时代”詩集的序言里，他說得很清楚。他說：“我們这时代，風卷波翻；我們这人生，水深火热！……我們要怎样才能呼訴出对于时代的真感！……”“即使作一个时代的詩人已經是可愧的事，更不用提这些詩都是不成熟的苦果！”

这本选集是王先生生前手定的（我們最后附加了他的三篇近作），按写作前后，分作六輯，其中包括了1923到1938年的代表作。讀着这些作品，好似沿着时间的道路前进，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情景重新映到了眼前。我們听詩人的喟嘆、控訴、呼号，看着他的思想情感在波动、在变化、在前进。这些詩对于我个人更显得特別亲切，我清楚他一部分生活情景和作品題材，从他詩的語言里听到了我的乡音。

第一輯“这时代”里的作品，写作时期是1923到1930年。軍閥的混战，帝国主义的侵略，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历史事件有“二七”、“五卅”运动，“北伐”的成功与被蒋介石的出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壮大与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九一八”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宰割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卖身投靠和对革命运动的压迫与围攻，这就是第一輯里那些詩篇的色彩鮮明的时代背景。第一輯里初期作品入选的只寥寥数首，大多数被割弃了。这显然是詩人“悔其少作”。所以“悔”的原由，是因为“內容空虛”、“技巧”不足。作者这种自白并不是完全由于謙虛。

第一輯里的三十几篇作品，表現了四个不同的主题。

一个是对于“哀鴻”遍耳、“榛莽”丛生的人生的痛苦感受和追求。一方面，他把人生形容得像一条可怕的黑暗“狭道”，同时却在希望那“坦荡光明的时候”。在这三十几首诗里，有关人生问题探求的主题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问题，往往表现得很抽象，有的简直像在谈“人生哲理”。他眼目中的人生，是“吐不出，忍不住；欲抛还握；方来即去”的一个“谜”，里边包含着“苦、乐、生、死”。某些诗里透露了对人生的失望和哀伤的心情；但诗人面对着苦痛黑暗的现实，是在用力挣扎、奋斗，所以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诗篇在他这时期的作品中依然占着主要地位。

再一类是风景诗。王先生的风景诗实际上很少是只写风景的。他往往把对自然风景的感受和人生问题纠缠在一起，对景生情，把自然与人生联系在一起。王先生对于大自然是敏感的，深情的，不论对于色彩、声音、形象，都感觉入微，描写细致。在大自然的描绘中加入人生问题，使得这些风景诗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但有时也不免流入象征、隐晦，读起来有一种苦涩的味儿，从“月夜”“蘆之湖中”……就可体味到这种情况。

通过对于一些劳动人民的描写，表现出诗人对人生、对现实的态度，在这一輯里占着重要的地位。他对在生活重压下的人民是无限同情的。他对于残忍成性的军阀是强烈反对的。

在“牧羊兒”中，我們听作者犹疑而又悲伤地“請你告訴我归宿的旅途，今夕！”。在“嬰孩的旅程”^①中，他为这刚踏上人生途程的赤子无限担心！此外，他以同情的心描写了“从枪尖明光中向我注视”的“道旁皮兜下罩的黑餓脸兒”，他写了“铁匠鋪中”动人的活动形象，他写了“沙河子”的“苦工”，这些诗写得很有力，

很动人，詩人对于这些穷苦的劳动人民，亲切而又同情。他还写了“宝宝！你莫号！”，向一个士兵的妻兒傾注着詩人的热情。

“噢噢，一天得不到飯湯半瓢瓢，

那怪你吃了奶汁便苦着叫！”

讀了这样句子，誰的心也会發痛；讀了下面的句子，对于为別人的权势作牺牲的士兵，对于爭权夺利不惜置国家人民于死地的軍閥，能不兴起同情与反抗的情感？

“……杀头的戏法变了多少？

那一个男子汉曾向回头瞧。”

从“內蒙古沙漠的風”、“灰石的枯骸”^②……中都可以感到抗議軍閥混战的正义和激情。詩人把这些祸国殃民的軍閥，比作“魔鬼”：

“他們用毒藥，火丸

正在藥杀他們自己的嬰孩。”

詩人虽然描写了在軍閥宰割压迫下人民的苦难，也写出了对軍閥的人骨憎恨，但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声音比較微弱，这就削弱了它的積極的意义和动人的力量。

第一輯里最有分量的詩篇要算“烈風雷雨”和“石堆前的幻梦”。“烈風雷雨”是歌頌“五卅”的时代强音，虽是用了散文詩的形式，那澎湃的热情，宏伟的气势，紧促的节奏，讀着它如聞战鼓，令人振奋！

詩人把在共产党領導之下的这反帝的伟大运动称作“狂飆橫瀾”，振臂高呼我們要与“狂魔激斗”，不“躊躇”，不“恐怖”！“这疾風暴雨的日子，正是狂歌起舞的时间！为要求明如日星的生活，为要求灿如朝花的将来”，为了“創造出、开辟出足容得我們

盘桓的快乐的“花园”，我们要与“狂魔”——帝国主义作殊死战！

诗人在“石堆前的幻梦”^⑥里，用了激奋的情感，强烈的爱憎，鲜明的阶级立场，描写了一个青年工人的生活 and 遭遇。用了对照的写法，展开了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活场面，同时也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表现了不能容忍的愤怒。一方面，写出了有钱人们的荒淫无耻的享受，另一方面却是创造了这财富而本身却在忍受生活压榨与酸辛的劳动工人。在这篇诗里，诗人虽然没能够进一步写出工人的斗争和前途，但它本身自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作为这一辑题目的“这时代”，虽然是一首短诗，它却是有力的时代的呼喊。它是这样开头的：

“这时代，火与血烧洗着城市与乡村的尸骸。

古旧的树木被砍作柴薪再不能夭矫作态。”

结尾也是含蓄有力的，它暗示了革命斗争的火焰将遍地燃烧：

“这时代，火与血烧洗的地方是待燃的烛台。”

1931到1934年，是一个苦闷的时代，也是一个斗争的时代。

“九一八”事变，在全国人民心中引起了耻辱和愤怒的情感。蒋介石的丧权辱国，发动内战，“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使得全国嗟然，群情愤激。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王統照先生只留下了第二辑里的九首诗。诗人自己解释所以歉收的原因，“越是触感多越写得少，……不容易衬托出的时代的剧动，便甘心沉默”。“就是这几首诗”，也是“经过了不少现实的时代苦痛，才写成的”。

从这些诗里，不大容易感到时代的脉搏，人民的苦闷、挣扎、斗争的情景，也看不出来。但它们确是反映出了这窒息时代的

詩人的苦悶和希望，正义与同情。表面上，他是在写“爆竹”、“枯草”、“峭寒”，实际上，他是借物抒情。因为生活的限制，詩人沒有具体的反映出人民的苦痛和轟轟烈烈的斗争，但他是深深的感到丁的，并且把这些感觉，象征性地表现在他的某些詩篇中。在咏“爆竹”的时候，他写道：

“‘天火’燃着了不安定的人心，
霹靂震动着蟄虫的觉醒。”

在“峭寒”中，他高唱：

“黎明紧接在冷靜的夜后。
又一天，誰知道不是又一天的气候转变！”

这一輯中頂出色的詩篇当然要数“她的生命”。当年这篇詩在杂志上发表之后，就在讀者群中引起了注意。这是以紡織工人生活为题材的一篇有力的作品。他写了工人們离乡背井到处求生的穷苦与酸辛，反映了乡村破产的萧条景象；他大力描繪了都市里贫富悬殊的两种生活，把它們对照起来写，阶级意識是鮮明的。他特別加强地写了女工的悲慘的命运，苦痛的生活，紧张的工作。关于故乡的回忆、都市生活的情况、工人操作的場景的描写，都是饱和着詩人真实的愛憎情感，都是很动人的。

詩人不仅仅写了工人們痛苦生活和受压榨的耻辱，他更写出了她(他)們的未来的希望。听詩人充滿义憤的高唱：

“铁的意志，灵的胎，孕育着机械的嬰孩，
在未来，在未来，更能把握住重生的时代！”

詩人深信工人阶级是“潜力”無限，大有前程的。他同情她(他)們的斗争：“地下泉激流着联合前进的歌唱”。

当詩人描写她(他)們的现实生活的痛苦的时候，写得具体

生动，写到她（他）們斗争和希望的时候，虽然調子很激昂，但总不免抽象或近似口号。这表示，詩人虽然同情她（他）們，也了解她（他）們部分的痛苦生活，但是对于她（他）們实际的斗争生活却是陌生的。詩人还是站在她（他）們之外同情她（他）們，并没有站在她（他）們的行列之中一齐奋斗。当然，要求每一个詩人都象殷夫那样也是太苛求了。

一九三四年，王統照先生曾經到欧洲去游历，給我們留下了第三輯里的这八首詩。随着游踪，他用詩句纪录了印度洋中的感受，給水城威尼斯，花都佛劳倫司留下了清丽柔美的剪影，我們听着詩人在“独木舟”中低吟，在波兰原野上放歌。对着他所向往已久的文化斑斓的世界名城，詩人心中蕩动着思古的幽情，灵感泉涌，写来凄婉动人。这是一方面。在对着眼前景色緬怀往昔的同时，不能抛开血肉的现实，所以，在写景怀古的同时，有一种正义的思想情感灌注在字里行間，古今貫穿，景色与现实交織，这就使得这些詩不但有色、有声，而且有了思想性和现实意义。

他写了在“街心舞蹈”的吉卜西人的生活，对这些流浪人表示了同情；他为“碼頭上的‘自由’奴”抱不平，諷刺了白种人对“有色的皮膚”的歧視，他憤憤于西方帝国主义者“脚踏踏过”的“地方”，“蹂躪的土塊碎石都翻成穴、坑”。他身子在大海洋之中，他在“旅梦”中所縈牽不能忘怀的，还是“现实的銳目”，同生活的“掙扎”。在“开罗紀游”中，詩人对于这在当时受着帝国主义压迫与宰割的文明古国，寄以無限同情，也許是因为埃及与自己祖国当时的景况有些相似，詩人义憤填胸的斥問：

“为什么埃及人依旧貧困、空空地把

运河鑿通？为什么‘帝国’的軍旗飄揚在埃及天空？”

最后，詩人“祝您在铁蹄下获得重生！”

“盼望有一天我們重行見面，

看見您的雄姿独立崢嶸！”

这一天终于到了，詩人当年写的这一首诗，在前年十一月中国人民全力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运河的伟大民族运动中发表，这是富有历史意义的。詩人1934年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事实了。

無疑的，“雪莱墓上”在这一輯中最为出色。眼前的景色和他对这位富有反抗精神的詩人的景慕、追思情緒，交融在一起。

“墙外，金字塔尖頂搭住斜陽。

墙里，长春藤蔓枝寂靜生长。”

在这样景色里长眠着一个“爭自由的灵魂”。詩人对雪莱是傾倒的，对于他的人也对于他的詩。是为了他：

“是思想爭斗的前鋒，曾不回头，

把被热血洗过的标槍投在沙中。”

因而引起一种思想上的共鳴，听詩人歌唱：

“教义的鉄籠，自由的鎖鏈，

欲的假面，黑暗中的魔法，

是少年都应分在健步下路踐。”

这九首诗，虽是紀游詩，但它們鮮明地表现了詩人反对民族歧視，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自由、爭取祖国解放的思想情感。

这集子里，“放歌集”，“横吹集”，“江南集”虽然分为三輯，其实，除了一篇壮美的黄山紀录长詩——“蓮花峰头放歌”以外，全数作品都圍繞着一个主题——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深信正义在我，有着五千年光荣历史的“华胄”一定可以爭取到民族自由和解放的爱国主义高度热情，流注

在每一篇詩中。我們讀着這些作品，會引起往事的回憶，和詩人的情感起着共鳴。

這些詩篇，幾乎全是寫于抗戰期間，這是一個“苦難的時代”，“使每個人受到嚴重考驗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新生的時代。這些詩，都是詩人“見、聞、思、感”的真實表現，都是詩人在“情感憤懣”的情況下創作出來的，這是正義的強音，也是民族的強聲。

當然，這些詩寫在不同的歷史情況下，它的內容和情調也就不会完全相同。

第四輯里的“吊今戰場”是這三輯中唯一的寫于抗戰前一年的一首長詩。所謂“今戰場”是指經過“一·二八”淞滬戰役被日本帝國主義破壞後的上海。詩人在這長長的詩的畫卷中，情意悵然地為我們展開了這“江鄉”以往的“清麗”動人的景色；用了憤激的情調，控訴了東西帝國主義向中國勞動人民用血汗開辟的這都會伸進了魔手，還不僅如此，

“一只大網從洋場撒到鄉村，

提提網綫勒進你們的肉痕。”

對於那些壓迫人民，出賣祖國，用“諂媚舌尖”向帝國主義討好的反動統治者，詩人表現了無比的憤怒：

“忘了祖宗，却幫造洋化樂園，

給咱們拆去茅棚，壓買良田。”

對於那些放棄東北、不戰而退的不抵抗主義者，詩人也給予了無情的諷刺：

“忽一聲夜炮遠响于東北大野，

一片降旗挂起了古國的顏面。”

“割地贈金，那只是往古的愚昧，
如今，不是有萊芒湖的紳士衣冠？”

詩人奮發自信地高呼：

“也有一天，咱們得拆却別人的‘樂園’，
也有一天，咱們能燃燒着自由的血液！”

詩人高呼：“戰！”“戰！”，“應該用血流洗一洗柔靡的江南”，“每個人心點着了狂熱的火把”：

“大家盼望真有一日，黎明，
改換過幾重奴隸的生活。”

“吊今戰場”是充滿熱情的一篇雄壯的詩。不論從思想內容和表現藝術方面着眼，它都是優秀的，詩人像呼喚暴風雨的一只海燕。

“橫吹集”，只從題名上就可窺知它的內容。一開頭就是三首“上海戰歌”。多年積憤，一旦得到了宣洩，激昂雄壯的熱情如潮澎湃。為了祖國的新生和自由，為了民族的解放，詩人興奮的喊着要對日本帝國主義“作一次徹底清算”；喊着：

“我們，用正義洗淨我們的屈辱，
我們，鋪成血路引導新世界的青年。”

在這輯詩里，詩人諷嘲了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野心、毒狠；它墜落的一天快要到了。“生與死”的問題，在詩人以往的作品里時常出現，但那往往是一般抽象的哲理，這一輯中的“生與死”，却聯系到抗戰現實，鼓動人民在這“壯烈的史劇”中，勇敢赴敵，即使戰死了，這個“死”呵：

“難道不是新生的原始嗎？
他潛藏着生機萌發的將來！”

面对着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号召领导下奋起抗日的伟大历史局面，诗人在以前诗篇中时常流露的那种感伤凄惋的情调一扫而空，代替它的是激昂、奋發和乐观自豪的情感。即使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和目睹慘死在敌人炸彈下的牺牲者，也不悲伤。对于魯迅，诗人歌唱着“幽冥不隔喜悅的傳遞”；一群白衣送葬人隱沒过后，诗人指給我們：

“看！一柱紅烟从东北方向上突冒，
今夜，也有我們的鉄鳥在江边袭击！”

“江南曲”是这个集子里的最后一部分，全是写于上海淪入敌手以后。诗人在序言里解释这个題名时说，这些詩，“都是滯留在江南这片土地上时所写出的記憶与兴感”。他亲眼看到，祖国大好土地被敌人占領，同胞被压迫、被炸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但诗人毫不悲观，为了正义，为了自己和后代子孙，在不幸的遭遇中，人人“气涌身顫”，不忘报复。

如果单看題目，这一輯里尽是些景物的歌咏。其实这全是“比物、托事”以抒衷曲。每一首都有关抗战，景与情会。不过因为处境不同，有的明显直接，有的略为曲折隱晦一点而已，在咏“五月夜的星星”里，诗人要大家在夜“未央”的时候，把“热泪”“化成火力噴向四方”。在“初夏的朝霧”的結尾，诗人向人民召唤：

“醒来！醒来！
是还有活躍着血的心脏的地方，
兴起！兴起！
初夏的朝霧传布着更生的消息。”

在“夜風掠过”中，诗人听到了“到处交响起爭自由的前奏

曲”！“展一片綠野鋪入青徐”是一首动人的好詩，开头几句即意
壯詞新，令人感动、振奋：

“展一片綠野鋪入青，徐，
抖几道飞波躍入河，汴。
那一处不是——你想，你看，——
我們的中原？那一个人民
不为古老的祖国流过血，汗？”

虽然自己的身子在淪陷区，但我們的河山是一片相連；上海虽然
一时失落在敌人手里，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打退侵略，光复我們的
土地的。这种情感亲切而又雄壯，使人想起陆放翁的某些爱国
主义的詩篇。

在这些沸騰着爱国主义热情的詩篇里，詩人对抗战前途和
祖国的未来，充滿信心，对气焰好似很盛的日本侵略軍，則極為
卑視，把它比作“食肉兽”“蛇蠍”“毒蛇”，断定它未来的命运是复
灭。詩人鼓励中国人民，“生是同种生，死則同种死”。詩人断
言“中华，她不会永埋黃土”。詩人深信祖国一定会像“鳳凰”一
样“展开她火样的羽毛”，詩人預言“这世紀，世紀的童年重新来
到”。

詩人的預言已經完全实现了。我們人民不但在共产党領導
下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解放了全国，开始了社会主
义的“世紀童年”。

王統照先生的詩，有着他自己的独特風格。他的表現形式
是多种多样的。有格律詩，有散文詩。有對話式，有人物独白。
有的押韵，有的無韵。在語言运用上，有土白（山东方言，上海方

言)，也有近似古詩的文言句。

王先生整個的詩，給人的印象是濃重和凝煉的。不論在環境的創造、形式的運用、語句的鑄造各方面，都顯然看出詩人的匠心。他努力向深處追求，竭力避免一般化和浮淺。我們讀王先生的詩，不論他寫的是什麼題材，寫现实生活或風景人物，總有點一眼看不透的感覺。他的詩，不像淺水游魚，卻像深潭里的游影在泳動。我們覺得，這是王先生的藝術表現的一個特點。它雖然是有深度的，但它不夠朴素，明快，讀着它的時候，一時不易体会到它所包含的意義。明快的詩是有的，例如：“鐵匠鋪中”，但大多數作品，詩人給予讀者的卻是苦澀的味道，凝重的感覺，有些字句顯得別扭。放進去的东西比較多，表現的時候，又有意無意地盡量求其深沉，不使意義太顯露，以免浮淺，也有限於環境故意用“曲筆”的地方。這種表現與它的內容是步調一致的。詩人本身就是情感濃重，感覺銳敏的一個人，詩和人是一致的。

王先生對於中國古典詩歌和外國詩歌都有着豐富的知識和深厚的修養，他能寫旧體詩，他也翻譯了不少英美優秀詩人的作品。同時，他生在鄉下，對民歌和人民的語言又很注意。在自己寫詩的時候，受到這三方面的影響，這是極自然的。他的詩里的某些倒裝句法，行中押韻，都可以在歐美詩中找到根源；王先生的詩，不但在語句詞彙方面帶着濃厚的中國旧詩的影響，有的詩簡直就將文言句子摻入其中，例如“夜之煩擾”^①。這一點詩人自己也表白過。

在土白運用方面，有的不容易懂，有的卻既通俗而又美麗：

“那城里一彎河水，臭得斷聞。一头淘米，一头倒糞，媽的，不是